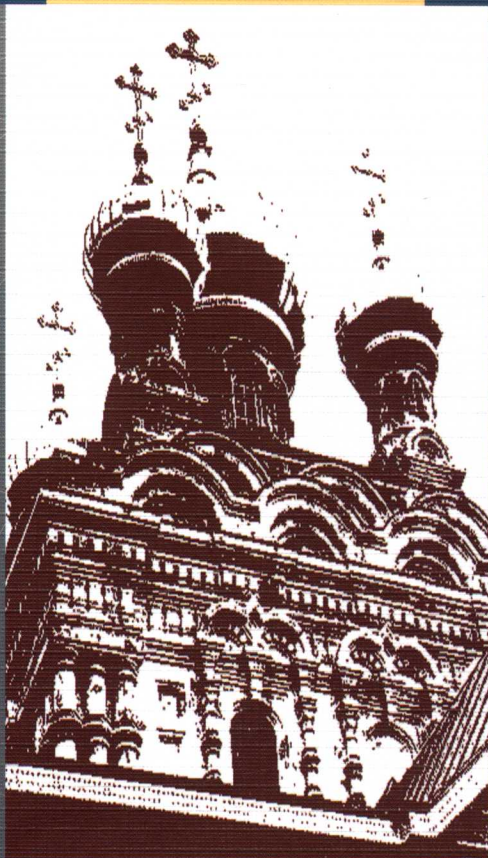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 与宗教社团研究

ZHONGDONG CHENGSHI MINZU SHETUAN
YU ZONGJIAO SHETUAN YANJIU

车效梅 续亚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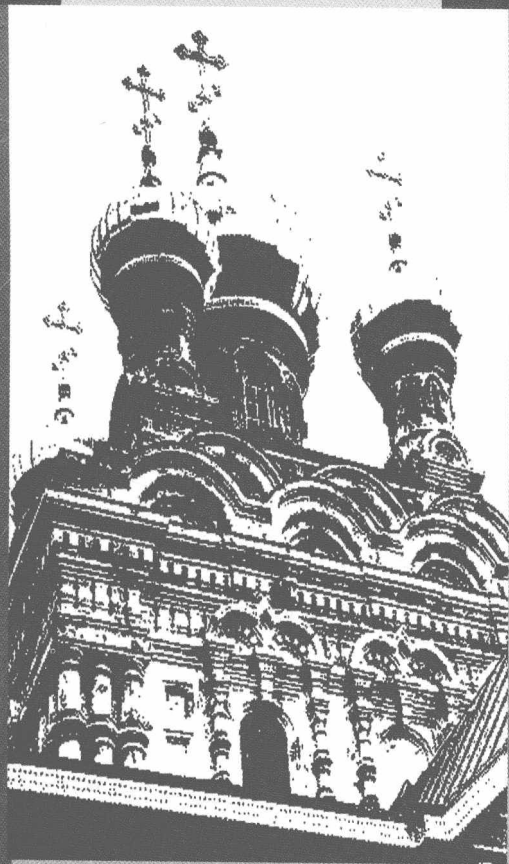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西省高校优秀青年带头人项目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 与宗教社团研究

ZHONGDONG CHENGSHI MINZU SHETUAN
YU ZONGJIAO SHETUAN YANJIU

车效梅 续亚彤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究 / 车效梅, 续亚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804 - 3

I. ①中… II. ①车…②续… III. ①城市 - 民族地区 - 社会团体 - 研究 - 中东②城市 - 宗教团体 - 研究 - 中东 IV. ①C233.7②B928.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643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

黄民兴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它既是人口聚集的空间，也是政治生活、经济活动、文化生活、社会交往的中心，交通运输的枢纽。以人口构成而言，城市具有多元化的突出特点，表现为民族、信仰、国籍、肤色、服饰等的丰富多元，而这种多元性的程度直接揭示出城市的规模和地位。

中东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会处，是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同时，中东也是世界宗教的摇篮，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因此，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包括教派社团）自然构成中东城市不可分割的一大特色，它们深深地融入了中东城市的血脉，塑造了它们的风貌。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清真寺和教堂，构成了中东城市最显眼的地标，描绘出了城市的地平线，而宣礼塔的礼拜呼唤和教堂的清脆钟声组成了城市最普通也是最感人的乐符。1998年4月，当笔者漫步在耶路撒冷老城的街头，古旧的街道和随处可见的清真寺、教堂、犹太会堂给人一种肃穆庄重的感觉，仿佛已经定格在历史的沧桑中，“宗教圣城”这一字眼突然变得鲜活起来。

山西师范大学是中国研究中东城市的重镇，以车效梅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多年来对中东伊斯兰城市的起源、类型、特点、现代化过程、全球化进程以及开罗、伊斯坦布尔、德黑兰等城市个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了大批人才，填补了国内空白。而本书标志着该团队对中东城市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领域——中东城市的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书稿对影响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包括上述社团的起源、伊斯兰时代的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西方化的冲击、现代中东民族国家时代的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同时，书稿的主要内容涉

及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个案研究，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巴格达、伊斯坦布尔、新朱尔法、耶路撒冷和阿勒颇等。因此，本书运用丰富的外文资料，从全景与个案的不同角度为读者展示了中东主要国家的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历史演变过程，弥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毋庸置疑，本书对于我们认识中东国家的民族宗教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本书仍然存在不足。例如，所选择的个案均为不同城市的单一社团（并且没有穆斯林社团，如什叶派），而没有对某个城市的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全面分析。这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了。

民族宗教问题是中东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本书也是中东社会史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希望以后该领域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是为序。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7月11日

序 言 二

毕健康

中东，地跨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旧世界”的轴心，一片神奇而神秘的土地。

位于地中海东岸一隅的巴勒斯坦，不到3万平方公里的蕞尔之地，孕育出世界两大天启一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旋即又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土。

从巴勒斯坦地区放眼四周，中东的宗教之缘生动而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从巴勒斯坦向西南瞭望，广袤的西奈半岛沙漠尽收眼底，犹太教限制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逃出埃及，在西奈山接受“摩西十戒”。由此，西奈半岛便与犹太教和犹太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尼罗河的赠礼”埃及，自古以来宗教绵延不绝，从法老时代的太阳神崇拜，演变为基督教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正统派）和一性论的科普特教会。7世纪中叶以来，埃及又开启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历史进程。

在贫瘠而干燥的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得奉天启，伊斯兰教应时而生。阿拉伯人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奋发，南征北战，阿拉伯大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两河流域与伊朗自古以来交往密切。在古代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出身米底王国贵族之家，20岁时出家隐居，30岁左右时得到神的启示，二元神论的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拜火教）开始在广阔的西亚地区传播。据说，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诚如我国世界史大家彭树智教授指出：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中东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世界四大文明摇篮中，中东独占其

二——埃及和两河流域。与此同时，中东文明的辉煌，恰恰是文明交往的产物。古代埃及的文明，向北与克里特文明，向东与巴勒斯坦地区和两河流域乃至伊朗文明密切交往，共同铸就了古代中东的辉煌文明与灿烂历史。

文明交往的主体，当然是文明实体，承载和创造文明的人类共同体。或许，“民族”这个词汇是近代人类的术语，但是辽阔的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滋生和养育了各种民族或族群。正如车效梅教授所指出，中东地区主要是五大语系即闪含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高加索语系数十种乃至数百种民族或族群纵横驰骋的大舞台。广袤无际的中亚大草原，是游牧民族策马千里的乐园。蔚蓝洁净的地中海，纤细秀丽的红海，是航海的商人发财的大通道。阿拉伯半岛和西奈半岛炎热难耐的漫漫沙漠，期盼着骆驼商旅清脆的铃声。深邃的星空，辽远而神秘的天际，始终召唤着虔诚的僧侣或伊玛目，云游四海，传播福音，拯救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净化和升华匆忙的人生。

然而，人类是一种多样化的极为复杂的存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就是在交往中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缺乏交往动力与交往实践的文明，或早或晚都泯灭于无形之中，消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的交往，除商业盈利和传播宗教的驱动外，夺取战利品或建立大帝国的冲动，促使国家之间或族群之间挥戈相向，演绎出一个又一个江山美人的动人故事。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兴衰起伏，一个又一个民族或族群崛起衰败。战争是辉煌的，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更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主旋律。

中东，民族兴衰与宗教兴盛的广阔舞台！

车效梅教授天资聪颖，受业于名师，刻苦钻研，数十年如一日，在中东史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令人敬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车教授紧紧地抓住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大势，以城市化问题为切入点 and 发力点，孜孜以求，出版了多种有影响力的专题著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可以说，以车教授为首的团队，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中东城市研究学派。这个学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中东城市发展放到全球化的宏富视野中，把中东历史演进的纵向发展和全球化势不可当的横向拓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考察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探讨文明交往的外在推动，同时面向未来，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刚刚拜读车教授的大作《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又喜迎新作《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究》。这部新作，看来是对中东城市研究的细化与深化。但是，笔者在阅读书稿时，除了感佩于作者的勤奋与写作的兴奋外，更感受到多年来久违的另一种滋味，这就是叙述史的魅力。研究中东的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回归到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喜怒哀乐。我尤其喜欢“下篇”，即对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具体的历史的叙述与书写。正是在这种具体的书写中，让读者分享到这些社团的魅力，社团兴衰的原因不言自明。作者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读者感受社团的魅力。

我喜欢叙述史，让人感到淡淡的清香，又令人震撼和沉静深思的叙述史！

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社团，曾经创造出极为辉煌的文明，是连接东方（犹太教及古代埃及文明）与西方（希腊与罗马文明）的桥梁。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地中海新娘”——今日的亚历山大又是一种怎样和别样的景致啊！

巴格达的犹太人，在 20 世纪初曾经是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二三十年代，犹太人在伊拉克的政治生活中，也曾占据相当显赫的地位。可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巴格达的犹太社团便人去楼空，空空如也！何以至此，何以如斯？读者自然可以从品读中找到自己的感觉，得出自己的结论。

其实，人类发展到今天，科技无疑已经极为发达，但是人类的智慧在应对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和国家间关系上，却显得相当稚嫩。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包容与共处，是人类智慧面临的直接挑战。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人的道义与时尚也日新月异，但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对抗时，人类的进步何其缓慢！几千年过去了，炮火声依然不时震撼我们的耳膜！人类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真的不值得骄傲！

捧读车教授的新作，笔者深深地感到，人类缺乏的不是应对自然的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处理人类自身内部关系的人文精神与宏大气度。人类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智慧，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我们要自始至终地把“和”“平”二字放在心上，并在政治与生活中真切地践行。“和”者，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平和地审视自己，看淡人生，尤其是看淡名利。心平气和，笑对世界，于是太阳每日皆新，世界天天美丽。人人平和，自然无须对抗博弈，包容天下，容纳其他

民族与国家，携手建设人类的共同家园——越来越小的地球。

余天性愚钝，不知何以为文，以述心怀。唯先睹为快，聊表数语，仅一时之心得与感动，权且以为序！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14年7月8日 于北京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意义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1)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	(10)
三 写作思路与研究框架	(16)

上篇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总论

第一章 中东城市宗教社团与民族社团溯源	(21)
一 古代中东的宗教	(21)
二 古代中东的民族	(25)
第二章 中东伊斯兰城市宗教社团与民族社团	(29)
一 伊斯兰教理论与中东地区的族群、宗教状况	(29)
二 阿拉伯人征服与城市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形成	(38)
三 宗教社团与民族社团在城市的地位与影响	(50)
第三章 西方文明冲击与中东城市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嬗变	(54)
一 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嬗变内因	(54)
二 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嬗变的外因	(56)
三 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居住区嬗变	(58)
四 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发展和影响	(62)
第四章 现代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	(71)
一 独立后的中东国家的族群、教派构成	(71)
二 独立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发展	(72)
三 独立后中东国家的民族政策	(78)

四 中东国家独立后的宗教政策	(85)
五 中东城市宗教与民族社团发展状况	(93)

下篇 中东城市犹太社团与基督教社团个案研究

第五章 亚历山大里亚早期的犹太社团	(99)
一 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的来源	(99)
二 托勒密王朝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社区	(104)
三 罗马帝国初期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社区	(112)
四 公元 38 年反犹骚乱以及犹太社区的衰落	(117)
五 亚历山大里亚犹太社区兴衰的启示	(124)
第六章 巴格达犹太社团	(130)
一 巴格达犹太社团历史溯源	(130)
二 巴格达犹太社团的组织结构	(138)
三 巴格达犹太社团的人口数量、职业结构和阶层分化	(144)
四 巴格达犹太人的政治活动	(148)
五 巴格达犹太人的经济活动	(160)
六 巴格达犹太社团的文化活动	(172)
七 巴格达犹太社团的流散	(182)
第七章 伊斯坦布尔犹太人社区	(192)
一 伊斯坦布尔犹太人的来源和犹太社区的地理分布	(192)
二 伊斯坦布尔犹太人人口状况与社区组织	(195)
三 伊斯坦布尔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	(200)
四 伊斯坦布尔犹太人的经济活动	(203)
五 伊斯坦布尔犹太社区的婚姻与家庭	(207)
六 伊斯坦布尔犹太社区文化	(213)
七 伊斯坦布尔犹太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	(218)
第八章 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团	(220)
一 耶路撒冷基督教社团的起源	(220)
二 耶路撒冷基督教社团的发展	(223)
三 英国委任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团 (1922—1948 年)	(239)

四 以色列与耶路撒冷基督教社团	(244)
五 基督教社团对当代耶路撒冷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	(247)
第九章 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社团	(253)
一 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社团历史溯源	(253)
二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社团的组织结构、人口数量 及阶层分化	(256)
三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的经济活动	(259)
四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社团的宗教信仰	(265)
五 新朱尔法的文化教育活动	(273)
六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社团的流散	(275)
第十章 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社团	(278)
一 早期罗马时代的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社团	(279)
二 亚美尼亚民族教会的形成	(281)
三 伊斯兰时代的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社团	(283)
四 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社团	(287)
五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社团	(291)
六 以色列统治时期的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社团	(293)
第十一章 16—18 世纪阿勒颇民族社团与宗教团体	(296)
一 阿勒颇的基督徒社团	(297)
二 阿勒颇的亚美尼亚商人社团	(301)
三 阿勒颇的犹太商人社团	(304)
四 阿勒颇的欧洲商人社团	(306)
五 18 世纪阿勒颇贸易优势地位的丧失和团体的解体	(308)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22)

导 论

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东，自古以来为多民族、多宗教相互冲突与融合之地。这里既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也曾孕育了波斯帝国（公元前6—前3世纪）、阿拉伯帝国（公元7—11世纪）和奥斯曼帝国（公元14世纪—20世纪初）三个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民族、宗教构成的多样性，既缔造了中东独特的文明，也遗留下复杂的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诸如阿以争端、黎巴嫩内战、科普特人问题、亚美尼亚问题、犹太人问题、库尔德问题，等等。不仅使中东城市成为当今国际的焦点地区，而且也显现出中东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

一 研究意义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究既是一个具有深厚底蕴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与当前中东热点问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现实课题，同时还是国内中东研究中一个新的命题。宗教和民族的多样性是中东伊斯兰城市的突出特征。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的人们往往住在一个街区，形成社团。这些社团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深深扎根在某种地域环境中。一部中东史就是一部多民族和多宗教的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正是在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东缔造了一个个大帝国，而每个帝国文明都是中东不同民族和宗教共同创造的结晶。随着中东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中东城市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凸显，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东城市和中东国家政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书试图将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纳入全球化背景下求源、比

较、梳理、解构、定位。从全球视阈探讨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在城市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从文明交往的视角解读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伊斯兰时期、西方文明冲击时期以及独立后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的发展状况与成因、特点和影响。

在对中东城市的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文章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1. 关于社区、社团、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于1887年在其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亦称《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或《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滕尼斯用德文“Gemeinschaft”（共同体）表示“社区”。他认为“社区”是基于血缘宗族关系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共同体。在这种社会共同体中，情感的、自然的意志占优势，个体的意志被感情化的共同意志所抑制。滕尼斯对“社区”和“社会”作了类型学上的区分。他指出：与建立在血缘、情感基础上的“社区”不同，“社会”是基于人们的契约关系和“理性”意志形成的社会联合。因而，在“社区”概念中，情感意志占支配地位，而在“社会”概念中，理性意志起决定性作用。^①可见，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血缘纽带和联合，突出了内部成员对社区的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

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美国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社区”再一次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的焦点。以帕克、伯吉斯及麦肯齐等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开始以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重新建构“社区”概念。他们首次将滕尼斯的德文“社区”一词翻译为英文“Community”。“Community”在《朗文英语大辞典》中的释义为“公社”、“社团”和“共同体”，指一切基于分享共同利益、宗教以及民族的人类群体。^②尽管该词与德文“Gemeinschaft”相近，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对象，赋予“社区”更多“地域”含义。如帕克认为“社区是占据在一块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③芝加哥

① 参见蔡禾主编《社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3页。

③ [美] R. E. 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学派社会学家延伸了滕尼斯的“社区”定义,使“社区”成为一个既重视地域因素,又强调心理文化因素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社区”(Community)概念引入中国。费孝通、吴文藻等社会学家在翻译帕克著作时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且这种译法逐步得到社会学界认可。中国社会学学者普遍将“社区”理解为一种地域社会,它是位于“社会”研究之下的一个考察单元,同时文化因素又是“社区”的核心内容。因而,“社区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的、处于社会交往中的、具有共同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即人类生活共同体”。^①

改革开放后,“社区”概念在中国更具本土特色。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传统单位制下的各项社会功能开始向基层社会转移,于是城市社区建设成为政府解决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重要措施。虽然目前“社区”的概念尚无统一标准,但是在当前社会语境下,“社区”概念更强调“地理共同体”内涵,而严重缺乏对“精神共同体”内涵的关注。例如,近年来我国不少居民小区和居委会常常冠以“社区”称呼,其实这里的“社区”仅仅是指城市中被道路所环绕的居住地段。^②可见,社会学中“社区”所强调的成员归属意识和互动成分已经在使用中淡化了。

本书中的“社区”概念强调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认为一方面“社区”是具有很强功能性的概念,它是具有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特性的结合体;另一方面,“社区”又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成分,它是一定地域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总之,“社区”是空间单元和文化单元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为了与当前国内泛化使用的“社区”一词相区别,本书引入“社团”一词,代指社会学上的“社区”。一方面,“社区”的英文“Community”本身即含有社团之意;另一方面,“社团”作为那些具有某种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所结成的互益组织,更利于体现社会学“社区”概念中其成员在文化层面上的“互动”与“认同”。如波斯顿指出:“互动”与“认同”只能发生在邻里或者较小的社团中,因为认同感只有在经常和持续的互动中才能发生。^③需要明确的是,当本书为强调社区概念中的“文化、认同”成分而引入“社团”一词时,并不是要忽略“社区”概念中的“地域空间”成分。相反,空间特征为本书中的“社区”

① 蔡禾主编:《社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③ 丁竹元:《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或者说“社团”的分析提供了可操作性。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在对城市社区结构、城市问题等的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为滕尼斯的“社区”概念赋予“地域内涵”一样。同样,由于本书要具体研究中东城市居民的某种特殊社团(社区)——民族社团、宗教社团,因而我们也必须从某个地域共同体入手考察。这就决定了本书中的“社团”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与“地域”紧密相关的共同体。从这种意义上看,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共同的居住地,即使他们拥有共同的成员感或归属感、某种共同的信仰或者亚文化,也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例如,整个犹太民族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互动关系,但其散布世界各地,缺乏本书中社团的空间特征,因而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团。相反,如果在某个具体的城市中,犹太族群聚集在城市的某个区域,那么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社团了,因为它兼备了社团所必需的文化要素和地理要素。

社团按照不同的视角可以分成诸多类型。其中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社团在具有社区一般特性的同时,还具有极强的民族性或民族文化属性。本书的民族社团以城市中少数民族社会成员为构成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通常是城市中的某个街区)和成员间密切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区域社会,它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宗教社团与民族社团往往有重叠部分,如犹太教便是宗教中罕见的以民族命名的宗教,所以中东城市中的犹太社团既是宗教社团也是民族社团。

具体而言,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具有如下特征:

(1) 城市空间的占据。社区是一个区域性社会,地域是社区存在的物质载体,包括社区的范围、方位、形状、环境、自然资源等。占据一定的空间位置是社区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①城市内的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作为城市社区的组成部分,同样占据着一定的地域。中东城市中常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亚美尼亚人社团、犹太人社团、基督教社团便是城市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的典型代表。中东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团往往是城市内部民族居住隔离、民族文化集中分布的地区。

(2) 以单一民族、单一宗教为主体的社团成员。人是社区活动的主

^① 蔡禾主编:《社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 页。

体,是社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决定着社区的发展。中东城市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区别于一般社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构成和信仰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主要体现为人口主要由某个单一民族、单一宗教人群构成。社团内的民族文化性影响着社团成员的生活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团内独特的组织方式和结构,塑造同民族、同宗教成员之间发生关系的本质和特征。这种本质和特征进一步体现在民族成员的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等方面的差异,而且影响着民族社团成员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和心理素质。^①

(3) 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团中民族与宗教的同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族社团、宗教社团内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观念,而这种意识的核心表现为社团成员对于其所属社团存在一种感情上和心理上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这种感情对于这些社团十分重要。没有这种认同感,民族社团、宗教社团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一致对外的共同体。而在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社团成员的一致性又再次强化了这种社团情感。如城市中犹太人会聚一处的纽带就在于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他们将自己看做接受了“十诫”扼守《圣经》的逃亡群体,并牢记其先辈曾遭受全世界强敌歧视、迫害和追赶达两千多年的历史。^②

(4) 完备的社团组织。社区成员具有持续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在民族社团和宗教社团中更多的社会交往和密切的社会关系是以服务于社团成员的组织而出现的。在民族社团中既有大量执行社团管理工作的组织,又有专门从事民族宗教事务的组织,还有大量服务性的公共设施。社团内的这些组织为社团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东中世纪城市犹太人生活载体的犹太社团内部,便具有相当完备的社团组织。这些组织对外协调同统治者的关系,充当所在国家对犹太人税收的代理人,为犹太人的利益辩护;对内实行自治管理,有效发挥管理、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整合功能,保护其成员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得犹太人在穆斯林处于强势地位的政治环境中不仅得以生存,而且享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5) 中东城市内部的社团多种多样。如果以成员的宗教信仰进行分类,那就形成了宗教社团。但是在中东地区所有的民族基本上都是全民信

① 高永久、朱军:《试析民族社区的内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